

金元医家对火热病证的研究及对后世的影响

徐 佩

(聊城市中医医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通过详细论述刘完素的“火热论”, 张子和的“寒凉”而“攻下”, 李东垣的“阴火论”以及朱丹溪的“相火论”, 阐述了金元四大家对火热论的认识和各自的学术的观点, 说明了他们对后世医家丰富和完善关于火热之证的辨证论治体系, 以及由伤寒向温病的过渡和明清温热病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学术争论也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火热论; 金元四大家; 寒凉; 阴火; 相火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10-2274-02

**Discuss Jinyuan Medical Scientist Research to Fire-heat
Syndrome and Its Effect to Later Generations**

XU P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of Liaocheng, Liaocheng 252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fire-heat" of LIU Wan-su, "cool" and "catharsis" of ZHANG Zi-he, "yin fire" of LI Dong-yuan and "ministerial fire" of ZHU Dan-xi and explains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views for "fire-heat" which describes their effect about consummating "fire-heat" and forming pyretology of mingqing. The academic disput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Keywords fire-heat; four scholar of jinyuan; cool; yin fire; ministerial fire

火热学说的思想源于《内经》,《素问·热论篇》指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并对外感热病的成因、传变规律、治疗大法以及预后、禁忌等,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对火热证的病机做出了精确的阐述。其中,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火、热病机者有九条之多,并提出了“寒者热之”的治疗大法。其后,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确立了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治疗体系,但对外感病寒、温两端未作明确的辨析,只是将温病并入伤寒之中。后世诸多医家对伤寒、温病的概念范畴也没有明确认识,致使寒、温之争论不休。至金元时期,以刘完素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对火热病证作了深入的研究,使之开始摆脱伤寒的束缚,形成了独立的火热学说的理论体系。金元医家对火热病证的研究对后世医家,尤其对温病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当今外感病证诊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金元四大家对火热证的研究

1.1 刘完素的“火热论” 刘完素“火热论”思想的提出,是通过他对《内经》的研究,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认识到了火热致病的广泛性。刘氏认为五行之中木、土、金、水各一,唯火可析为君相二火;六气各一,暑火二气为热;在《素问》病机十九条中,火热为病者有九条之多,再加“诸痛疮疡,皆属于心”的心病病机,火热为病者。在此基础上,刘氏将火热致病的范围扩大,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刘氏对风、湿、燥、寒之邪化火而生变证的机理,皆有详细的阐发。如风能生火,火“遇风冽而焰”,而热极又可生风,即

“热则风动”,如临床上掉眩一类风证常因火热而生;湿可化火,湿为土气,火热生土湿,“湿热相搏则佛郁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肿也”;燥邪本身易伤津而化热化火,如“大肠受热化成燥涩”;寒与火热亦可相互转化,刘氏认为寒邪能使“阳气佛郁,不得宣散”而化生火热。

对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刘氏认为“五脏之志者,怒、喜、思、忧、恐也。若五志过度则劳,劳则伤百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如癫狂、惊悸等情志疾病,皆可与内伤火热有关。在分析五志化火的同时,刘氏又特别重视水火、心肾的关系,抓住了五志与心肾两脏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环节,强调降心火、益肾水在情志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对火热病的治疗方面,刘氏重用寒凉大法。他提出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降心火益肾水、开腠理致津液、推陈致新等的治疗方法,并创制了双解散、凉膈散、三一承气汤等方剂,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在临床上有着广泛的应用。

1.2 张子和的“寒凉”而“攻下” 以善用汗、吐、下三法著称,创攻邪论的张子和,被誉为“河间学说”的实践家^[1]。张氏继承了河间的“火热论”思想,并大胆提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变寒凉为攻下。在病因病机上,他主张疾病由邪而生,本气不自为病,凡所受病,“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侵犯机体,而致气血壅滞,“积聚陈莖于中,留结寒热于内”(《儒门事亲》),则生寒热诸疾。在治疗上,张氏提出“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多用汗、吐、下三法,尤其突出吐下二法。其使用的催吐药可分为苦寒、辛苦寒、酸平、酸辛寒等类,以治疗气血失于条达而致的病证,且大多为火热病证。对于下法,他认为“或热甚郁结而不能开通者,法当辛苦寒药下之,热退结散而无郁结

收稿日期: 2008-05-25

作者简介: 徐佩(1972-),女,山东聊城人,主管药师。

也”,而常用大小承气汤、大陷胸汤、十枣汤之类来治疗。

张氏的“攻下论”是对“火热证”的补充和发展,汗、吐、下三法不仅用于火热之证,临床上寒热虚实病证,凡致气血壅滞不通者,皆可用之。张氏对于三法“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儒门事亲》),在治疗疾病时常获奇效。

1.3 李东垣的“阴火论” 脾胃病大师李东垣的“阴火论”,开创了饮食劳倦生内热的理论体系和“甘温除热”的治疗大法。其观点在《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医学发明》《兰室秘藏》4 书中皆有阐述。

李氏认为“阴火”是内伤之火,是由于饮食伤胃,劳倦伤脾,七情伤气而形成的,如《兰室秘藏》曰“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倦,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胃论》曰“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火热”。缘何取“阴火”之名,李氏认为“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而“阴火”的原因是“饮食”、“喜怒”,“皆为生于阴者”,故称之“阴火”。

对于饮食劳倦产生“阴火”的机理,李氏认为“阴火”的实质是“气虚有火”^[2]。脾为:土脏,居中焦,为一身气机之枢纽,升而上至心肺,降则下至肝肾,升降和调则无病也。若脾胃为饮食、劳倦、情志所伤,则脾胃气虚,功能失调,升降失司,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逆乱则郁而生热。同时,李氏认为“火与元气不两立”,“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脾胃论》)。脾胃之阳气虚弱,则“阴气有余”。“气有余则为火”,故“阴火”由之而产生。

在“阴火”的治疗方面,李氏首创“甘温除热”大法。他在《脾胃论》中说:“温能除大热,大忌讳苦寒之药损其脾胃”,又曰“甘温能补气,甘能泻火”,代表方剂为补中益气汤。方中用黄芪、人参、白术、甘草补益中气而泻“阴火”,升麻、柴胡举下陷之清阳,陈皮散郁滞,当归养阴血使阳生阴长。诸药合用,以达到甘温健中,益气升阳以泻“阴火”的目的。除此之外,李氏还用补中升阳佐以甘寒泻火法来治疗“阴火”,“借用大苦寒之气于甘味之中,故曰甘寒泻火也”(《脾胃论》)而甘寒泻火也是为了顾护元气,如李氏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由此可见,李氏治疗“阴火”又非纯用甘温之剂,这也体现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点。

1.4 朱丹溪的“相火论” 朱丹溪的“相火论”的哲学思想,源于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事物的生存离不开“动”、“静”两方面。动得其正,机体则生生不息,动失其常,则为元气之害。相火对于人体来说,就是指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其发源于肝肾,分属于胆、膀胱、心包络等。在生理上相火能扶助造化,温养脏腑,推动机体各项生理功能。在病理上,各种原因导致相火妄动,则贼害元气,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在火热病的治疗方面,朱氏认为“诸火病自内作”,多是相火为病,主张以补阴为主。但补阴又有补阴精和补阴血之分,凡阴精虚而相火旺者,用大补阴丸滋阴降虚火;阴血虚相火旺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补阴血降虚火。同时,朱氏对于实火和郁火之证,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他认为“实火可泻,郁火可发”,并用黄连解毒汤之类苦寒直折实火,用升阳散火汤治疗脾胃郁火。如此弥补了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治疗火热病的不足,对后世影响巨大。

2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观点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2.1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观点的传承与影响 刘河间创“火热论”,其观点在当时已颇具盛名,治其学者代有传人,逐渐形成了以河间为代表的“寒凉派”,或称“河间学派”。张子和是河间的私淑弟子,继承其学术观点,而不守绳墨,独出心裁,在“火热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创立了“攻邪论”,并突出了攻下法在火热病治疗中的作用。朱丹溪是

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的学生,承河间“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理论,在内伤发热病中独有发挥,创立了滋阴学派。李东垣之师张元素与刘河间同时代而略晚,虽无师从河间却也受其学术的影响。李东垣治元素之学,创“甘温除热”法治疗“阴火”,此外,亦用过寒凉泻火之法,这一方面,受到过刘河间的学术影响。金元四家之中,朱丹溪所处时代最晚,他不仅受到刘河间学术的影响,对张子和的“攻邪论”和李东垣的“阴火论”也很推崇。他对于邪气致病和血气流通的认识是完全符合张子和的攻邪学术思想的^[3],而他用升阳散火汤治疗脾胃郁火,也是继承了李东垣的“阴火论”。可见,金元四大家之间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对火热病的认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共同促进了火热病理理论体系的完善。

2.2 对后世医家的影响 刘完素对火热病理、法、方、药的论述,是温病学派的先导,成为温病学说的奠基石,对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兴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等一代温病大家皆受“火热论”的启示,“于辨治伤寒之外,另有体系,独树一帜”。在治疗方面,也继承了刘河间辛凉解表、养阴清热、滋阴泻火等寒凉为主的治疗方面,创银翘散、桑菊饮等名方。张子和是一位善用变法的医家,他的“攻下学说”,独树一帜,后世多有推崇。如明代医家吕复继承了张子和的学术思想,擅方用药,酷似子和,且屡获奇效^[3];吴又可“开门祛邪”源于子和,他主张瘟疫病以驱邪为急务,选用汗吐下三法治疗,《名医类案》有“吴又可出,俨然一张子和也”的描述;明太医院使许绅善用攻下法,而且曾救过嘉靖皇帝之命(《明会要》)。到清代,清代诸医发展了下汗两法治温病,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容川的《血证论》皆有攻下大法的思想。李东垣的“阴火论”完善了内生五邪的理论,为后世益胃养阴、益气清热之法奠定了基础,其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枳实导滞丸、当归六黄汤等方剂,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朱丹溪的学术观点对后世之影响,在金元诸医家中最为深远,如明代王履、汪机、王纶,清代吴谦、唐容川、张锡纯等诸多医家对其学术思想,多有推崇。同时后世由“相火论”中引申出的养生思想,主张饮食淡泊,养护脾胃冲和之气,而不使相火动于妄,这些观点已被当今老年病研究者所重视。朱氏的相火理论曾引起明代张景岳的质疑,张子和认为相火确为人身动气,却不可为元气之贼。张子和的质疑不独在中医学理论概念规范方面有贡献,而且完善了阴阳水火学说。

金元四大家对火热病的研究和各自的学术观点,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关于火热之证的辨证论治体系。究其历史地位,一方面较好的体现了由伤寒向温病的过渡,为明清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医发展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另一方面金元时期各家的观点云集,形成了激烈的辩论。如刘完素的“火热论”与朱丹溪的“相火论”,强调火热病的虚实之别;而李杲的“阴火论”与张子和的“攻邪论”则论及中医治疗当中,扶正与祛邪之不同。这种学术争鸣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争鸣的结果使能够指导临床的、有现实意的、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得以继承流传,其欠全的则被补充完善,如此促进中医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聪甫. 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之研究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66
- [2] 王维新. 李东垣阴火学说刍议 [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94, 18(1): 53.
- [3] 刘学勤. 吐下汗奇方妙法治百病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2: 80-82